

壯悔堂全集

上海掃葉山房
石印

壯悔堂文集卷六

睢陽侯方域朝宗著

元孫必昌五世孫

認較訂

賈開宗靜子

徐隣唐爾黃

同里

徐作肅恭士

宋 肇牧仲 評點

記

重修白雲寺碑記

白雲寺者其先隙地也。或曰舊為古刹。有遺址焉。在宋郡之郭西南五里。明崇禎之二年。中書舍人吳興君關之路。詳而潔為廬一廡。覆之以茅。以棲遊僧。既一年。始門焉。而堂其中。置卧佛。二三年。乃創大殿。建立三佛像。與夫金剛羅漢。韋馱伽藍之屬。廊廡奈廚。以及棖楹櫺檻之具。靡不森鮮。其後歲時增而不廢。迨思宗皇帝建元之十五祀。而寇李自成益熾。攻破宋城。舍人奔金陵。僧亦散去。寺以壞。甲申寇陷京師。金陵共擁立弘光皇帝。舍人復補官於朝。居一歲。明亡。舍人棄其官歸。嘗往

城之西南觀故所謂白雲寺者歎曰天下之變遷淪毀于吾前者豈皆積劫不可

救耶予將為浮屠氏以終老於是盡出家財於寺不期月悉復其舊簡得妙僧請記舍人

曰是非侯子不可姑待之余既歸自江南以為請余惟昔者崇禎以前實克承慶遠情

曆之業問左安富擊壤之叟垂五十年不見兵革歲時伏臘莫不思有所祈報以

答靈貺小之則牽羊陳豕奏鼓吹竽而祭賽于村原之社大者乃造為梵宇宮觀

香火相續余嘗止厯燕趙抵齊魯浮江淮適吳越所見通邑大都金碧晶赫之區

何啻白雲寺大藻論蓋天下人之才力當其壯盈必有所費無以製之且侈而溢又或

甚者乃至銷磨蕩滌於水火鋒鏑之中而不能嗇而自禁賴清淨之教為之疏通

施而舍之歸到正當處善於轉旋所謂明治以禮樂幽治以鬼神也而後世博物如昌黎清河之徒猶相

與詆焉無乃未之思歟嗚乎天下之變遷而淪毀者若驪山之館太液之池金張

之邸封君世家之宮室亦已多矣曾不得如白雲寺者復而新之舍人昔嘗官兩

都豈有所託於浮屠氏耶舍人名議姓沈氏故明相國鯉之裔孫

鍊而腴非昌黎不能恭士

新遷顏魯公碑記

宋器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記也。結構精妙。創動聳側。爰攷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遙。旋存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闢六勢之堂奧。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劍陪玉匣之年。風雨護金墻之日。蓋大寶於茲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既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以故雖間有殘闕。而軼致可尋。海內自縉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者未嘗不歛衽稱歎。購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拜跪。肅然如見其人焉。豈寒燐哀草。荒祠斷碣。顧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魂魄時往來其間。有使之者而然耶。夫魯公名在旂常。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厄於盧杞。再陷於李希烈。當時曾不以為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已。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必為一時

所慕。不為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輒敬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拳石之孤騫。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為魯公碑舊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築為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請余為記。歲在崇禎己卯夏。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即魯公報德記也。

有精采處。此亦朝宗十五年作觀者辨之。靜子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拄杖而遊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有嶽嶽焉。若人之立其際。強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為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費朱題。與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為亭以覆之。閱月告成。

而命域為之記。域請於公曰：公之為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見厄於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封邸第，曾不若脫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而何愛此蝌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為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為，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意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為已畢歟？而或借魯公以激發天下之忠義，有體裁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鰕鱖之羣舞也。公之意其為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為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乎！然則公之感於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為之記。

通篇以太保為主。略引東坡意點綴成文。正旨只結尾一句說出不說魯公而魯公之可重處自在。恭士

陳將軍二鶴記

沙隨李氏有二鶴。馬。秦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遇也。不盡說鶴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曰。是黠鶴也。吾尤李氏而黠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饌。必專妙在簡潔必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大譙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

吾軍其振乎。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于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梁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烏，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頓挫飄逸恭士

壯悔堂記

余向為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為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舉足出此。

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子者。安往而不與庸雜。又豈必酒壚耶。嗚乎。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況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傲睨若是。然則坎壈而幾殺其身。夫豈為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憮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創輒思。積創積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名此堂也。急別構一室居之。名曰壯悔。古者三十為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乎。以古人學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創。艾日其餘幾已。而復自慰曰。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已多矣。壯果能悔。其尚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然則雜庸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營而新之。以誌余過於無窮也。此篇見朝宗生平學問。靜子。

四憶堂記

或曰。堂之以四憶名者何也。曰。今昔之故。觸而感焉。則憶之。適四則四之爾。敢問所謂四憶者。曰。屈原幽憂而著離騷。其中稱名類物。或呼為羌。或呼為荃。今讀者

不知其所專指。子宜知之耶。妙蓋人心誠有所鬱則必思。思而不得所通。則必且反覆形諸言辭。發為詠歌。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時一念之。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沈痛。其至且亂其七八矣。微獨我與若不知原之所指。即使原今日復生。亦未必自知也。我又安能以其所憶者告吾子哉。或曰。然則子既以悔名其文集。而仍以憶名其詩者何也。苟憶於昔。不必其悔。苟悔於今。不必其昔之憶。曰。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聯以憶焉云爾。抑聞之。極則必復憶之。憶之所以悔也。妙

峭仄荆公一路文字恭士

鄭氏東園記

鄭氏東園者。余少遊焉。其隣人指以示余曰。此沈氏之園也。前三日易於鄭。沈氏者。相國鯉之族也。余及見之。作折勢。今其宛而紆鄭氏得之二十年。而驚於今太保宋公。猶言鄭氏者。物未能遽忘其故也。嗚乎。余年三十有三。憶少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時。而園

顧三易主矣。先是園中有榴。十年不華。而是歲華。鄭氏驚告曰。是何祥也。已而鄭子入於庠。鄭君以茂才舉州刺史。歷官徐淮副使。嗚乎。是果榴之祥也。園有卉。名水仙者。種自江南。吾郡人得之多。置潔室几案間。而鄭氏園為盛。自壬午陷。後官軍與賊更迭踞吾郡。遂以鄭氏之園為圍場。卉皆為馬所食。居久之。天下稍定。人皆復其業。而鄭氏始歸。理其廢址。益亦幾十年矣。卉所舊植處。忽又莖而華焉。觀者曰。是殆復為鄭氏祥也。已而鄭子死。鄭君以其園鬻於宋氏。嗚乎。是何卉之不祥也。不板抑卉更將為宋氏祥耶。特為鄭氏不祥耶。夫是園之在沈氏以前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其自沈氏得之。沈氏失之者。不知其亦有是祥焉。有是妖焉否也。或曰。凡妖祥之端。必其大者先見。而後小者應之。方沈氏時。天下太平。理出議二論醢氣和。妖祥之端。無自而興也。其後啟禎間。大亂將發。而鳳皇見於丙寅。黃河清於丁卯。是殆所為祥也。而太廟血。孝陵有赤黑二鬼相與鬪。是殆所謂妖也。天下之大。妖祥興而小者應之。舉天下之非鄭氏而榴之祥。非鄭氏而卉之妖者。吾又

不知其凡幾。而曾不可以悉數也。或曰：松入地而為脂，腐蒸氣而生菌，物之變化固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鄭氏之盛衰適與之會，安見夫榴之果為祥，而卉之果為妖也？嗚乎！君子惟脩德而不怠焉，則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懼矣。而况草木之變態無常者乎？若其反是而必榴之祥，必卉之妖，將人事廢而天禍作，則吾三十三年間而目見乎天下之物三易其主者，何獨鄭氏園也？

有此一段為文安得不佳

看其一段一段起處是散而歸結甚密恭士

其機軸從韓來而氣全用歐牧仲

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乎！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櫝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璽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櫝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

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為酒食。醉飽則鬪雞馴猫。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真偽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乎。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為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為。竹瀟灑神韻。旁有石厯落而遠。其為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為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為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

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為之記。

盡攬歐公之勝在結構閒散上。恭士

重修演武廳事記

代陳將軍作

某既鎮歸之五年。日勉循厥職。曠弛是懼。乃按其部伍而進之。曰。講武大事也。而無其所可乎。歸舊有廳軍府。將先鳩財焉。爾其各量乃力為之。部以告其將。伍以告其士。皆曰。諾。於是庀器用。均作役。立期會。閱旬而成。嘗攷歸在前代。初為州。豫州故天下之腹心。而歸又豫州之腹心也。內地相仍。不特設兵戍。歸有軍衛。沿農戰空名而已。積安二百餘年。至隆慶間。邑人師尚詔叛。乃改為郡。置兵。立叅將領之。當是時。豫州無統帥。專閫之權為重。後小安無事。漸以殺。久之愈益。以為無事。遂廢其官。萬曆末。又數十年矣。鄒滕妖人徐鴻儒變興。復置兵以守備為將。益不侔於昔云。歸人父老為某言。復設兵。後妖變旋平。天下輕武。所置守備者。日趨踰

服屬於卿大夫之家。不復坐廳事。廳事雖設為樵牧場間。歲乃借於有司以較士。點經典按部使者至。則守備拱立拜跪其下。投益跼曲其得稍稍具威儀者。僅霜降揚兵一升其堂而已。如此者二十年。將卑兵寡。寇氛日熾。歸人乃欲請於朝。復設參將而破亡不可待矣。無今日稽明舊建官。其實承乏東寇不靖。潛逸我疆。賴國家威靈數殄滅之。五歲於茲。日警武備也。嗚乎。歸故所稱為腹心內地。未幾而於明季為四戰未幾而入版圖。尤悄悄戒伏莽焉。常變安危之相倚伏。豈有定哉。然焉知後之人不更積輕而廢之。亦如昔日者耶。轉夫天下無事相承。廢而修之。當難輕而廢之。結甚易。百爾君子。敬共爾位。某之責在講武而修廳事者。乃其位也。故記。鄭重

凝然有典謨之象。逼古之文。必傳恭士

重修書院碑記

代宗太保作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以郡之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材。居有

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為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羣感動。淬厲。蒸蒸以變。今雖廢。而人之謳吟思慕鄭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為佐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為大。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凡書院之為舍者。幾楹。其侵而居之者。幾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而入其租稅者。幾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日。條約之議。詳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復之。嗚乎。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書院之設。始於宋范文正公。公為諸生。即以天下為己任。其後參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率宏以遠。即如在歸而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其意。亦浸以湮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厯間。始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至於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歎。歎。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

者實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由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千百餘年。而中間之創而建。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豈不視乎其人歟。倘無以垂永久。則何以告於後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為碑。而屬余為之記。嗚乎。余之望於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

似表忠觀碑靜子

倪雲林十萬圖記

壬辰過陽羨之毫村。定道人出所藏雲林十萬圖相示。皆有雲林自跋。首幅臨顧虎頭。虎頭為長康。畫家以顧陸張吳為四祖。畫斷有云。顧愷之迹不逮。意聲過其實。故跋中亦言其用景多幽暗。少開遠。而自喜深秀過之。是為萬笏朝天圖。萬竿叙法煙雨圖。則彷彿郭河陽。河陽名熙。世傳其瀟湘圖最精。此蓋借意成之。而墨法在